

斗爱
斗美
斗痛

暗地裏

她们谋生亦谋爱

营化劫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广东省旅游出版社



莺花劫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暗地妖娆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莺花劫 / 暗地妖娆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80766-823-7

I. ①莺… II. ①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6817 号

责任编辑: 何 阳 梅哲坤
责任校对: 李瑞苑 刘光焰
责任技编: 刘振华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层 邮编: 510642)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邮编: 102612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芦城工业区创新路 3 号)

电话: 010-6481379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om

邮购地址: 广州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层

联系电话: 020-87347994 邮编: 510642

67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16.25 印张 180 千字

2014 年 5 月 1 版 1 次印刷

定价: 2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甫丽莲独斗欢得寨	朱秀珍巧戏白玉梅	5
第二章	韩九姑送女入花寨	秦良生抢牌闹欢得	15
第三章	两阔少斗富煮甜汤	薛贵妃艳惊香江楼	23
第四章	兰镜月怒摔金莲蓬	俏花魁幽会生事端	33
第五章	朱宝玉妙施离魂计	顾三少折花空折枝	49
第六章	悍正房大闹风流寨	美貂蝉素面诱痴郎	71
第七章	薄幸人暗算蠢阿姑	惜孽缘阅尽炎凉世	91
第八章	花丽华欲圆花国梦	金雪燕红杏出白墙	111
第九章	飞横祸无奈诉凄凉	花榜会众女俏争春	133
第十章	异乡客醉卧青纱帐	美银娇无奈自伤春	163
第十一章	假凤姑夹缝求偷生	真性情空负东流水	179
第十二章	蠢淫妇反被聪明误	自作孽惨遭灭顶灾	193
第十三章	泣绝情骨肉惨夭折	笑红尘机缘偏作祟	213
第十四章	狠心人巧避风流祸	薄命女魂归离恨天	241
		尾声	253
		附：人物谱	255

楔子

梅姑已不认得朱秀珍了，因她面色白得可怕，似虚虚浮着一层浅雾，皮肉豆腐般的松散，却又是凝聚的；唇色乌紫，比生前要缩一些，额上的湿发紧贴住其右眼皮，左侧则刘海松斜；头皮处有被香烛烘烤的油腥味儿。梅姑摆一摆手，塞给佻作十块钱，用帕角摁了摁眼眶，便与韩九姑挤到一张板凳上。韩九姑拿两只铜锈色眼珠往尸体瞥了一瞥，意思是“人都在这里，你们看着办”。梅姑也不讲话，只从嗓子里发出类似咳嗽的声音，被罗绸帕子掀成桃红的眼圈在电灯泡下显得饱满肥厚。

“被头拿过来没有？”韩九姑忍了半日，到底先开口，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儿的身后事都该是欢得寨操办。

“跟强仔讲过了，他正往这里跑，没得那么快。”梅姑有些懒懒的，她不是头一次看死尸，所以并不觉得疹人，只是鼻孔里全是糕点熟烂的气味，有点堵堵的。

“强仔做事情行不行啊？他毛手毛脚，等下不定中途去哪里赌两把，都没往这里赶。”

梅姑眼睛一瞟道：“你且宽心，今次这么大的事，这扑街^[1]要是还不

[1] 咒对方走路摔死。

清醒点，回去我就打断他的腿！”

两人当下不再讲话，梅姑觉出两只膝盖都有些刺痛，系刚刚走过陆貳叁路的辰光跌了一跤，正摔在摆香烟摊的老蚊婆^[1]跟前，近到能听见对方嘴里发出“嗤”的一声冷笑，她咬牙爬起，骂道：“死老蚊婆！无关白天黑夜出来吓人，我系看见你一张鬼脸才路都走不稳，还要笑我？你笑话自己老来无人送终罢？！”

骂毕，两行泪扑簌簌滚下来。

她自己都不晓得在哭什么，膝盖还一同变得辣辣的，惊觉刚才听到噩耗时，心中便黯然凝结着一股气，愈积愈沉，跑到半路果然顶不住了，想起怎不曾叫车，可连伸个手的力气都没有，于是心灰意冷，呆呆地靠在烟摊上哭了好一歇。那老蚊婆反过来讥她：“梅姑不会是寨里哪个琵琶仔^[2]落跑，失了财，心痛到当街嚎啊？”

“嚎你老母！”梅姑抹一把鼻涕，揩在烟摊的木杠子上，继续跷着小脚往前去了。待走出烟摊老远，方顺手摸索了一下烟灰色羽纱裤，竟没有破，只抽了几根丝，于是放下心来，脚步也变得松快了一些。嘴却不清不楚地念叨“作死”二字，念了半日，倚在金龙澡堂门框子边上捞死尸^[3]的野鸡卢翠萍听见，笑嘻嘻踱过来，问道：“今次系麻将输了？等下再去回本嘛，街上不要讲‘死’这个字，惹霉上身。”梅姑当即啐了她一口，骂道：“与你无关！前次拍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裸照都贴到欢得寨门上来了！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的，骂‘作死’就是要你去死啦！”

卢翠萍当下便发了窘，红着脸道：“这哪里是我的主意？都是我老母去料理的……”

“呸！”梅姑似是找到了发泄口，脸上的蜜粉被汗液刷得四海纵横，“那就回去告诉你老母，以后少做缺德事体！你从欢得寨出来的时候我有少过东西没？有为难你过你没？你老母癫，你跟着你老母癫，都系

[1] 老太婆。

[2] 未开苞的雏妓。

[3] 拉客。

痴线^[1]！在这里跟我买菜^[2]？”卢翠萍也不敢怎样，只得掉头走开。

梅姑方想起还有要紧事办，走路愈发得急，好几次脚背都擦过地面。蓦地忆起卢翠萍的脚背亦有些肿，转身时腰部凝滞，猜想她是又不小心从哪里留了种下来，不由皱眉，空空地怀疑对方如何还能怀上，吃过好些次药了，再有便算奇迹。于是她踏入太平间当口，心还绕在卢翠萍的肚皮里出不来，见了韩九姑都来不及哭，实是她来的路上已哭过，却知道解释无用，少不得将胸腔上紧发条，硬挤出些泪，忽见朱秀珍那张变形的面孔，身子虽用白布盖到下巴颏儿，还有是红色衣襟渗血一般自那木腐腐的惨白下渗出来，梅姑不由惊道：“穿了红的吞药的？”

韩九姑横她一眼，点点头，径自拿竹签子挑了挑尸板旁边供着的两星烛火，这一挑，整个太平间亦随之明明暗暗，然而还是寂默多过恐怖。

“红女呢？小冰，还有镜月？”她冷冷报出那几个名字，宛若施咒。

“打午觉喽。”

“秀珍如今死佐，她们还敢困？”

梅姑心想，几个红牌阿姑^[3]现在不睡，晚上如何应纸^[4]？无奈现在又不好还口，只得用力挤出些哭腔来，解释道：“你放心，强仔送来被子回去以后，整个欢得寨都会知的；不要讲欢得寨，四大花寨都会知的！唉？马大少现在有没知？”

“刚刚打去电话了，讲是在开会，要晚点来。”

梅姑遂一颗心放下，马大少一到，事情便办好许多，从殓葬费到抚慰金都有了着落，花寨可以少过问一些。韩九姑嘴里发出“嗤”的一声，道：“我看这个无关马大少的事，他体面人情都做到了，倒是梅姑你有无均真^[5]啊？”

[1] 神经病。

[2] 妓女与嫖客培养感情。

[3] 红牌妓女。

[4] 接局票。

[5] 清楚。

“怎么？”梅姑强笑道，“我待秀珍就与自己女儿一般，还要怎样均真？系秀珍在遗书上讲我点咩？”

韩九姑想了一想，到底还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稀皱的竹编纸来，系胡乱对折了的，也不见珍惜。梅姑疑疑惑惑地拿过，打开，只见上书：

不孝女朱秀珍，虚度光阴二十二载，阅尽世态炎凉，决意早登极乐，洗脱凡尘污垢。此次诀别，一不为情，二不为财，实属心灰意冷，已无牵挂……

后头无非是一些钱财与房子如何分配的交待，并无特别之处，末尾一句是“身无可恋甘为鬼，花影恨绝笔”。梅姑读罢，将遗嘱按原来的样子叠妥，交还韩九姑，便闷闷不响。

“如何？”

“恐是一时想不开，就……”

“如今我就是要搞清楚，是哪一位做的好事，让我秀珍穿着红衣自尽！”韩九姑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是沾血的，令梅姑听起来有点呛人的咸腥味。

梅姑方才明白，韩九姑嘴里那个“均真”，系要向欢得寨讨回的。

第一章

甫丽莲独斗欢得寨 朱秀珍巧戏白玉梅

甫丽莲翻动手里的报纸，只盯住“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影恨服毒自杀”两行大字，许久不曾抬头，她直觉从无埋在一个事情里太久，深谙及时抽身的道理，今次却是无论如何也抽不出来。还是底下来了个送局票的豆粉水^[1]，她才急急坐到镜子跟前抿发角，间中轻戳一记面颊，皮肤想也不想便弹回原样，两块胭脂新鲜出炉，发出散乱的蜜香，她眼梢有些往下，于是每每拿眉笔悄悄往上勾了，伪造“凤目”，下巴中间隐约挤出一道细缝，线条略显刚硬，所幸鼻梁没有隆起，却是委婉地往里绕出一个弧度，显得甜美敦厚，嘴唇丰满得也过了分，可不知为何，其他几个老举^[2]都讲这样更有西洋美人的味道，鼓励她将口红搽得油光发亮。记得有一回她扮成这样子与朱秀珍一道去拍照，两人均穿素白色旗袍，她欺当时的朱秀珍新来，拍完后便偷偷教照相师傅给照片上色，给自己上的娇黄，朱秀珍上的死绿，相片印作两份，贴在各自花寨的芳牌架上，客人只当两朵姐妹花是一道的，于是有去咏乐寨叫花影恨^[3]的局，亦有到欢得寨叫她甫丽莲的局，弄得两边的事头婆^[4]都寒了脸，将照片除了。

如今翻出来再看，还是朱秀珍的脸色被那死绿称得略为老气一些，然而眼神却较她要纯真，一朵粉莲开在浮萍上的样子，两侧挽发虚若浮

[1] 送客人请妓女的花纸的酒楼伙计。

[2] 妓女。

[3] 朱秀珍的化名。

[4] 老鸨。

云，前刘海漆黑如忧愁夜，稀疏地辅在额上，看得她不由心焦起来，生怕青春会从相片里伸出一只枯槁的手把玩她的恐惧。

走到底下厅堂，甫丽莲对住右侧一面墙上嵌在梨花心木神龕里的丧门神略欠了欠身，那白衣乱发的神像她每每看着都心里发毛，倒也不是怕，只多少会有些不快，不晓得谁规定花寨都要供丧门神。贴门边一张长方木架子上，疏密不均地挂着二三十个芳牌^[1]，对面几个阿姑正坐灯^[2]，搽抹得黛眉朱唇，经由炽亮彩灯照射，迷光艳影，神情暧昧。甫丽莲好不容易看到里边竟有白玉珍，忙道：“难得，你怎么也在坐灯？不跟姐姐出局？”

白玉珍别转头道：“姐姐前次在关大少身上斩白水^[3]，被吃了一掌，再不会应他的纸。”

甫丽莲不由笑道：“她就是白霍^[4]！哪有跟老契^[5]硬斩^[6]的？郑姑^[7]也由着她？还是不知？”

“自然是由着她，她系自由身^[8]嘛。”白玉珍刚开苞不久，还有些琵琶仔的青涩样，一袭玄色绣淡紫花纹镶边的硬绸褂子底下套了件扣得密密麻麻的白褙衣，将两只不曾发育完美的乳房绷得平平的，初秋天气还有一些热，尤其灯下烤着，刘海都湿湿地搭在额上，黑簇簇的遮眉勒正中一颗死鱼眼珍珠懒洋洋地趴在眉心上方，煞是土气。

“放心，你老姐这样的姣婆^[9]是断不肯蚀底^[10]的，明日定会抹厚了脂粉出来应纸。”甫丽莲正安慰她，那边豆粉水已笑嘻嘻迎上来，递过花纸，她看也不看，只道，“怎么我几个老契都是你们金陵酒家包了去

[1] 写有妓女名字的木牌。

[2] 闲来坐在灯下等客。

[3] 向客人索要钱物。

[4] 不知好歹。

[5] 老熟客。

[6] 强行从客人口袋里掏钱。

[7] 咏乐寨老鸨。

[8] 租住妓院，收入与老鸨对半分的妓女身份。

[9] 骚货。

[10] 吃亏。

么？无论来得早晚，我都是要应你们的纸，把香江与陶园都丢下一边，做到后来都成了独仔^[1]，叫我去哪里吃饭？”

那豆粉水忙道：“甫姐讲笑了，谁不知石塘嘴几个大人物都系在金陵摆田鸡局^[2]，你去那里才系最显身价啦！”甫丽莲抿嘴一笑，在那豆粉水手里塞了一张青蟹^[3]，便出门坐上早已等在那的手车，刚坐稳，又转头问后头的豆粉水：“除叫我的谭十一少之外，其他人还叫了哪几个？”

“欢得寨冯小冰、万红女、兰镜月，并几个琵琶仔。”

“唐二少在不在？”

“在。”

“那为何不点白玉珍？”

那豆粉水嗑嗑巴巴道：“你也知，唐少已转去给欢得寨的阿姑摆房了。”

甫丽莲听完遂冷笑：“这可是欢得寨围攻我咏乐了？断不能让她们得势！你且先去秉谭十一少一声，看能否给玉珍补张局票，她嗓子都已经开了，不能因为玉梅有事就一直坐灯。”话毕，又往豆粉水手里塞了一只银角，那豆粉水略犹疑了一下，便应声跑了，甫丽莲只坐在车子上等，巧见欢得寨的四粒佬^[4]古仔满头大汗往金陵酒家的方向飞奔，忙喊道：“古仔！你跑那么快作咩？赶去投胎的么？”

古仔回头见是甫丽莲，少不得趋住脚步，转身笑嘻嘻道：“我古仔若投胎，这一世也要先点过你的牌再去投。

甫丽莲忙啐了他一口：“我等你来点我牌？！到时候我都已埋街^[5]一百年了！还等你个含家产^[6]！”

古仔舔一舔嘴唇，擦干湿津津的额头，将腋下的东西夹紧，鹰钩鼻鼻尖闪闪发亮，脸倒是生得比欢得另一个四粒佬强仔俏俊一些，且早已

[1] 只有一个客人。

[2] 喝花酒轮流做东的局。

[3] 十块钱纸币。

[4] 妓院里收小费过活的男侍。

[5] 从良。

[6] 咒他全家死光。

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任甫丽莲怎么咒骂都当补药受用。但凡花寨的四粒佬，哪一个都是厚脸皮，兼带身子骨灵巧，跑腿拉局总是各显神通，却哪寨的阿姑都不大看得起，又不敢得罪，只得用骂作夸，既让事头婆觉得放心，又能拉拢关系，不过红牌阿姑跟四粒佬日久生情，最后私奔的事情也是有的。

“欢得的红牌阿姑都去金陵了，你可是去那边坐等分账？”甫丽莲一对桃花眼瞟过古仔怀里的布包。

“不系分账，是捎东西。”

“捎什么？”

古仔忽然神情猥琐起来，笑得鹰钩鼻瑟瑟发颤，三两步跑至甫丽莲车旁，低声道：“万女^[1]出局到间中，突然‘红姐’^[2]来访，我送水救火的嘛。”

甫丽莲狠狠拧了下古仔的油膩面颊，笑道：“那还跟我聊那么长远？赶紧救火去嘛！”

古仔“唉”了一声，便急急去了。

这时金陵酒店的豆粉水已回转了来，将局票奉上，不消一刻，白玉珍走出来，上车与甫丽莲同赶往金陵。路上，甫丽莲抚了一下白玉珍的右大腿内侧，对方忙不迭将腿并拢，面上的胭脂因搽得不得章法，在黄昏余晖下晕出一点点卤莽的褐红。甫丽莲强忍笑意道：“郑姑糟猪花^[3]手段倒也精妙，自唐少为你执过寨厅^[4]，风风光光开苞之后，你可是没一点输给你姐姐。”

白玉珍垂下头，莞尔道：“我能顺利摆房^[5]，还是托甫姐姐的福，只那件事不似客人点明要你陪酒那么简单。”甫丽莲顺手整一下脑后的竖式连环髻，那里只攒了四五颗粉色绢花，吐出杏黄的蕊：“那你姐姐可有授你些绝学？”白玉珍忙回：“教过一点，也是似懂非懂罢了。”

[1] 欢得寨阿姑万红女。

[2] 月经期。

[3] 培养琵琶仔。

[4] 为妓女开苞而在花寨设宴。

[5] 嫖客在花寨包养妓女。

正说着，已到了金陵酒家的地界，身边俱是红砖砌起的三层洋楼，门前整整齐齐停一排鹅掌色带蓬手车，赤金招牌下方挂一副对联，上书“金粉两行花勤酒，陵峦一角月窥楼。”只可惜这风光只限于头两层，周边那一层挨着宜香寨的楼则是另一番风情，窗户外头均吊着一排排阿姑们的换洗衣服，粉桃黛绿层层叠叠迎风招展，空气里飘荡一股子被花露水浸泡过的皂碱味，洗到泛黄的真丝内衣与鲜红袄裙多数并排晾起，肚兜之类摊于内层，需走到楼底，贴住墙根仰望，方能瞧出一些淫靡的端倪来。

甫丽莲与白玉珍下了车，白玉珍边拢手中的胡琴边跟在甫丽莲后头走，甫丽莲回头笑道：“也不必这么谨慎，都是客人叫自己的契家婆^[1]，不过叫你来给咏乐充场面，省得到时全是欢得的人，把我闷死。”白玉珍略勾一勾头，还是将胡琴抱得极牢。

款步踏入廷席厅，里边已满满坐了一圈，冯小冰倚在关大少旁边，执着一杯酒，面若桃花，嘴里正哼一小曲，盛菜的碗盅还是干净到光影可鉴，绒球挽髻拢发，每边各露半只耳朵并一串水滴状红宝石坠子，滚边鲜绿色织锦鲤鱼纹长袄称得肤肤胜雪，赤金镶紫珠项圈被灯光射得顾盼生辉；她虽五官生得平了一些，唇形也模糊，然而右嘴角上方那粒细痣却不动声色地掩饰其缺陷，竟生出些楚楚可怜的意思。冯小冰服侍的关大少约摸四十岁左右，眼球混沌，面堂腊黄，每根手指内侧都散发出烟薰味儿，但头发与衣着却是极撑头的。冯小冰斟酒累了，他还会抚一抚她的手背。

兰镜月与万红女则对着穿西装，头梳得光亮水滑的唐锦梁左右夹攻，兰镜月与往常一般穿着密实，衣裳却都是往里缝进寸把，将窈窕身形勾勒出来，梳双髻垂丝前刘海，露出大半个雪白额头，双颊略有些凹陷，突出下巴的尖长，系标准的刻薄面相，无奈两剪秋水流动动人，嘴唇含珠若吻，教人无时无刻不想亲上一口。万红女则是身形细巧的阿姑，梳双髻燕尾式前刘海，头顶两侧各攥一枝叶瓣嵌琥珀的银莲，面上

[1] 嫖客相熟的妓女。

虽仍在笑，眉头却时不时皱起，且是唯一一位按规矩往客人身后方坐着的，两个欢得寨的琵琶仔在屏风边咿咿呀呀地唱。

谭十一少一见甫丽莲便高声道：“丽莲，来来来！坐这边！”甫丽莲对白玉珍使了个眼色，白玉珍于是坐到屏风另一头去，与欢得的两个琵琶仔点头示意。谭十一少搂住甫丽莲一并坐了，给她杯里斟上红葡萄酒，甫丽莲也不推辞，挨个敬了一圈，笑道：“今次倒也稀奇，我们都成‘坐上宾’了，被郑姑知道，回去又是一通打。”

“她敢！”谭十一少年纪很轻，刚从洋学堂里出来，所以打扮有些浮夸，长衫衣襟上总卡一只耀目的钻石别针，眼睛也长得很稚气，双颊圆鼓鼓的，似在与人赌气，模样有些可爱，“她若敢打你，我就打着她！来，先给我亲下！”

甫丽莲假装害羞，别过头去，蓦地瞥见坐在关大少身边的冯小冰，道：“你看谭少今天似有些癫呢？关大少您也劝一劝嘛。”关大少知她讲这个系暗示他要记得白玉梅，当下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讪讪道：“玉梅近来可好？”甫丽莲正欲回答，却被冯小冰抢过话头道：“我也想知道呢，玉梅上次答应跟我一道去开面^[1]，这几日却再无讲起。”

“也是。”甫丽莲因看出冯小冰系明知故问，便有些恨她，冷笑道，“玉梅好得很，今天有两个局要出，忙了一点。哪像花影恨，想忙都忙不了了。”

“花影恨”三个字一出口，全场便有些黯然的意思，竟都不再讲话，却是谭十一少咳了一声，抬手伸向唐锦梁道：“唐二少如今虽在欢得安营扎寨，但说到底也在咏乐执过寨厅，玉珍你也该敬上一杯嘛。”

白玉珍只得含笑上前向唐二少敬酒，他老老实实将杯中酒喝干，方才笑问：“你们刚刚讲到的花影恨系何许人也？”

问得众人又笑起来，只那笑意里略有些尴尬，关大少道：“也怪道他不领行情，他念书的法兰西那边也没有《骨子报》^[2]的嘛。花影恨可系

[1] 用细线刮脸上的汗毛。

[2] 专门刊登花寨风月事的报纸。

石塘咀的大人物，红牌校书^[1]来的。”

“那必定是花容月貌、风姿绰约喽？”唐二少不由眼睛一亮。

甫丽莲见他天真，少不得要戏他，便道：“何止花容月貌？！不但旁人看得见的好处多，还有旁人看不见的好处咧！”

谭十一少即刻起了兴头，追问道：“那丽莲你讲讲看，花影恨身上有咩旁人看不见的好处？”

“这样的事情应该让欢得寨自己姐妹讲啦，叫我讲出来有什么劲？”甫丽莲突然抽回话头，将难处抛给了欢得寨几个人。

唐二少急转头问万红女，她缩了一下身子，强笑道：“我与花影恨也不熟的，哪里晓得她还有什么看不见的好处？”他又去问看兰镜月，兰镜月到底伶俐一些，道：“花姑娘确是好处多多，不过再多也多不过咏乐几个红牌阿姑的，你且先听甫姑娘讲出来嘛，我们再看看是否跟我们知道的秘密对得上。”

谭十一少拍手道：“唉！也对！丽莲，你先讲一讲看！”

甫丽莲只得拿帕子掩住嘴，在谭十一少耳边轻轻咕哝道：“便是听闻花影恨系有胭脂乳咯。”谭十一少当下两眼放光，咯咯大笑起来，馋得关大少与唐二少上前扯住他胳膊不放，笑了有半日，谭十一少才用同样神秘兮兮的表情走到那两个人跟前，由耳根子处传了那句话，关大少听完亦笑起来，唯唐二少一脸懵懂，抬头高声问道：“什么叫胭脂乳？”

冯小冰捂面大叫：“唉呀！他竟讲出来了！”

整桌人遂跟着大笑起来，将唐二少笑得面红耳赤，好不容易止住，兰镜月方贴住他耳根悄悄嚼了几句，他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其实唉，我们几个里面，亦有人 and 花影恨是一样的。”甫丽莲随口诌了一句后便要向唐二少敬酒，被谭十一少止住：“丽莲啊，你讲讲哪个也有胭脂乳？还有顶重要的，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又不住一道。反正你的我已经瞧过了，也不是。”话毕，便用手肘在甫丽莲胸脯上轻轻

[1] 妓女。

蹭了一把。

甫丽莲笑吟吟地搭在自家老契肩头，道：“花寨姑娘都喜欢玩字花^[1]的嘛，后来听闻有一种测法，唤作点乳法，把那三十六个古人的名字挂到齐胸处一面墙上，再脱衣，双乳蘸墨，蒙住眼往纸上走，那乳点住哪个就买哪个。玩过的人多了，什么乳自然互相都看清楚的嘛。”

话音未落，座上已笑成一片，只那笑里已浸满欲望，几个男客的鼻尖都浮着油汗，红牌阿姑们则各自整着发髻，拿指肚悄悄抹去颊上些许淋漓的胭脂，揩在酸枝椅背面。

谭十一少死死握住甫丽莲一只玉手，热烘烘地在她颈边哈气：“你讲清楚，到底在座哪一个还有这样的资本，哪一个？”甫丽莲无法，只得又趴在他耳边讲出一个名字，他这才放过她去，起身疾步走到唐二少身边，道：“唐少，我现在跟你讲这个秘密，你可保证不要再高声了？”唐二少拼命点头，谭十一少笑嘻嘻地在他耳边又讲了一个名字，便抽身离去，回到甫丽莲身边坐了。

当晚散局之后，唐二少便点了万红女的牌，万红女无奈之下，只得让梅姑出面推辞，梅姑少不得戳着她的脑门子骂：“你个衰鬼！发红水还出去应纸？被客人点牌又无好应，现在好了，好好一棵摇钱树被砍掉，你衰到家啊你！”

万红女亦是满心委屈，哭道：“又不是我想的，出局中间发了红水嘛，这也能怪我？为了不被点牌，我已经话都不怎么讲，只想应完局早早回过来休息。不料咏乐寨那个甫贱人，硬跟人家讲鬼，讲我系胭脂乳，故意引唐二少点我的牌，才出了这个洋相！”

梅姑听完，气更比先前多出三分来，只差未一脚踹上万红女的身，咬牙骂道：“死衰婆！要是花影恨还在我寨里，看谁还敢戏弄我欢得的红牌阿姑！”

那边厢甫丽莲被谭十一少点了牌，正骑在他身上抚弄，房内一张檀

[1] 一种猜古代人物的赌博游戏。